

金 山 酒

第二部

张
扬



● 张 扬 著 花城出版社

金 箔

第二部

封面设计 张 扬
封面题字 康 濯

金 箔

（第二部）

张 扬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1插页 370,000字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630册

书号 10261·879 平装定价 3.55元

内 容 提 要

作家张杨以《第二次握手》蜚声文坛，《金箔》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本书以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主线，通过对一群成就卓绝、功勋昭著的高级知识分子，将军元帅坎坷命运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历史地回顾了中国革命事业数十年艰难曲折的进程，用令人信服的艺术形象，揭露与批判了“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全书约一百一十万字，共分三部。

第二部紧接第一部。钟毅将军回到北京，出任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红1”班子副指挥长兼参谋长。他与“全能科学家”傅鹤密切合作，“招降纳叛”，起用大批知识分子，竭尽全力要把卫星发射上天。与此同时，林彪死党与“四人帮”干将伸出黑手，企图在发射卫星过程中捞取篡党篡国的政治资本，把钟毅、傅鹤等忠贞之士置于死地。随着卫星发射日期的逼近，斗争日益激烈，钟毅等人的处境亦日益险恶……围绕这条主线，小说还回叙了傅鹤与许杏侠在国外的邂逅与结合，黛娘死里逃生，改名卓玛，远走异邦后回国，与钟毅重逢而不相认的奇特历程。全书较第一部故事情节更为曲折生动，矛盾冲突更加惊心动魄，人物形象更趋鲜明丰满。

目 录

第 五 卷

第十四章	“招降纳叛”.....	1
第十五章	关于傅鹤.....	18
	“不速之客”.....	29
	“竖子”	35
	夜奔（上）.....	42
	夜奔（下）.....	45
	血契	49
	博爱	53
第十六章	事业与爱情	58
	相逢何必曾相识	65
	神圣走廊.....	71
	“蒹葭脂酸0173”.....	82
	死别生离.....	94
第十七章	“路漫漫其修远兮”	106
	从“王府井”到“敖包山”.....	119
	“琥珀”	132

第 六 卷

第 十 八 章	“红1”班子.....	140
	古墓传奇.....	147
	“千岁娘娘”.....	160
	神州——神钟	171
	“死角”	190

第 七 卷

第 十 九 章	难兄难弟.....	208
	虎狼窟中.....	217
	夜说卓阎罗	221
	人与鬼	226
	风雪灵官顶	233
	复活	240
第 二 十 章	重度长安.....	250
	大学风云.....	253
	“神州恋”	261
第 二 十 一 章	“格尔逊D”实验	270
	法律与教义	287
	心 与 匕	297
	离开那不勒斯	306

	途经伦敦·····	315
第二十二章	归国之后·····	322

第 八 卷

第二十三章	“誓师大会”·····	350
	“君子协定”·····	362
	碧苑 ·····	378
第二十四章	“神秘角” ·····	392
	逃亡前夕·····	408
	如磐之夜·····	416

第 九 卷

第二十五章	又一位殉葬者 ·····	430
	“国宝”遇难·····	440
	“可怜天下父母心” ·····	450
第二十六章	逼婚 ·····	466
	隔墙有耳·····	475
	终身难忘的一课 ·····	485
	“绝意念”的爱·····	494
第二十七章	“最后通牒”·····	510

第五卷

第十四章

“招降纳叛”

“招降纳叛”

一辆棕红色上海牌小轿车从南苑缓缓驶向永定门。秋末的傍晚，京郊四通八达的公路上大大小小的汽车、拖拉机和畜力车仍然不少，每一条大路都笼罩在漫天灰尘之中。习惯于蜷缩在后座稍事休憩或干脆打盹的钟毅现在坐到前座上来了。“慢点，”他朝司机小沙说了好几声，“再慢点！”汽车走慢些，可以使他有稍多的时间思索一下，清理清理自己那有些发热，有些乱哄哄的头脑。

钟毅回到北京半个月，却感到象是捱过了半个世纪。他对国防科学院本来是了若指掌的，现在却忽然感到陌生，模糊，甚至是深不可测了。比方说设在南苑的一院吧，专门研究基础理论，拥有几位第一流的专家和一批极有希望的中青年人材，可今天下午却在这里召开“批判头号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大会”。什么“爱因帮助美帝国主义制造原子弹，血债累累”啦，什么“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是伪科学，与两分法唱对台戏”啦，尤其是那个女杰鲁凤，竟宣布要彻底推翻“反动的能量守恒定律”，依据“物质无限可分”原理研制出人类第一台“永动机”来。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一律赢得满堂“热烈鼓掌”。好不容易捱到大会散场，钟毅到一院刚复职的院长章矩家吃了晚饭，然后驱车赶往国防科学院第一招待所，参加另一个小型会议。这个招待所位于西苑，对外又称“苑华宾馆”。他让车开得慢些，就是企图多回顾一下这半个月来的“过眼云烟”。

从一号基地回京，途经西安，他如约到长安宾馆会见了贺怀谷。

“你知道这次是谁让你回北京，以及回京有何使命吗？”贺政委问。

“不知道。”钟毅摇摇头。

“你要升官啦！”贺怀谷说着，却叹息一声，“不过，这个升官并不值得恭贺……”

“啊？”钟毅愕然，“我说政委同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别卖关子啦！”

“别叫我政委，我不再是政委啦。”

“怎么？”

“我刚调离十九院，改任发射局第一副局长兼一号基地司令员，这次就是去走马上任的。”贺怀谷说着，略略一顿，“我有意在西安耽搁几天，等你，想当面谈谈……”

“可一号基地是军级，发射局才是师级啊！”钟毅奇怪起来。

“眼下不正是阴错阳差、怪事迭出的年头吗？”贺怀谷耸耸肩。

“那么，十九院岂不只剩下了雷若飞——”

“对，他是第一政委，还是‘唯一’政委；我一走，他更没牵碍了——哼，你就走着瞧吧！”

钟毅不吱声。

“你呢，还挂十九院院长；”贺怀谷接着说，“所谓升官，是指你被任命为‘LWY工程’、也就是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司令部参谋长。”

“谁提的名？”

“总理。”

钟毅的心一跳。

“我看得出，你很高兴。”

“当然！”钟毅深深舒一口气，“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不过，王浑、雷若飞之类乌龟王八也紧盯着‘LWY工程’哩！王浑是总指挥部临时党委副书记兼总指挥部副政委……”

“嗨？”

“你明白，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把这伙乌龟王八塞进来的。不是早说了火箭、卫星是‘兵家必争之地’吗？好，现在开始‘争’了！除了他们，还有‘海派’呢。上海那个大头目在嚷嚷，国防科学院是正规军，上海是游击队，游击队要打败正规军！……”

钟毅使劲吸烟。缕缕烟雾缭绕他的头颅、胸廓乃至他那张单人沙发。

“周总理对你寄托了很大希望。林某人为了如期成功发射也不得不用你，但他们从来没有信任过你。”贺怀谷沉吟道，“那个雷若飞，对参谋长一职眼红得要命，可没少花气力……”

“结果呢？”

“结果捞到了总指挥部临时党委办副主任兼政治部副主任。别小觑，这是两个‘常务’职，合二而一，坐庄掌印，权力大得很呢，更别说那小子本身的能量了！”

“我能否不去当这个参谋长？”钟毅试探。

“不，你要去，要知难而进。你我都是当兵出身，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怎能不争？别把革命军人的天职忘了！”

“可我……太孤立了。”钟毅摇摇头。

“是孤立，但并不‘太’。你背后有总理，有几位老师，还有许多好人，你前面还有我呐——我是一号基地司令员。当然，他们的主意是流放我、发配我，但总理为什么也同意？总理是有充

分考虑的。第一线，前沿阵地，上靶场，首区，不能落到他们手里！”

“对。”钟毅略有所悟。

“他们手很长，很多，什么都抓。我们这个领域，他们还抓得不牢，空军可几乎全落到了他们手里。前不久，那位小衙内林立果已经正式当上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是吗？”钟毅愕然，“这象话吗？二十多岁的人——”

“什么象话不象话！他老子是接班人，他当然是接班人的接班人。要‘接班’就得有实力。空军威力大，机动性强，不抓空军抓什么？”贺怀谷气咻咻地一迭连声，“你等着瞧吧，若干年后的某一天早晨，党报头版头条会向全国人民宣布‘特大喜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改号‘中华人民帝国’！头版二条是权威理论家路岐同志的长篇小说：《马克思主义的帝制是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永不变修的根本保证》。紧接着当然便是亿万人民奔走相告，山呼万岁，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钟毅想笑，却又笑不出来。他现在想得更多的是雷若飞。此人在“LWY”中的职务，与林立果在空军的职务多么相似！林立果显然已经“代掇”了空军的指挥大权，那么，雷若飞是不是企图攫取“LWY工程”全部指挥权呢？

“还有，‘海派’也把他们的人塞进了国防科学院和‘LWY’，好戏还在后头呢！”贺怀谷打断钟毅的思路，“反正参谋长是个关键职务。卫星打不上去，当然唯你是问，等着蹲监狱吧；卫星打上去了，你就更糟糕……”

“为什么？”

“因为，第一，功劳归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第二，归

于他们那伙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忠最忠的红人——你算老几？你的事就是要对工程进行中出现的一切问题承担罪责！”

“一旦发射成功，我马上退出来……”

“咳，到时候你就退不出来啦！不是有一个俄罗斯童话吗？——两人到森林中砍柴，甲钻到山洞中喊：‘快来，我捉住一只狗熊！’乙说：‘你拖它出来！’甲说：‘我拖它不动啊！’乙说：‘那么，你自己出来吧！’可甲说：‘它不让我出来哪！’——哈哈哈哈哈！”贺怀谷说着，脖子一仰大笑起来，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完，他忽然拍拍脑门：“哦，我差点忘了一件事：你那位千金，回北京了……”

“小曼？”钟毅感到诧异。女儿是一九六六年北京军医大学微生物和生物制品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恰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好不容易捱到一九六八年，说是要分配了，因其父正在“野猪林”接受“群众专政”（原来叫作“混合专政”，一九六八年春天开始改用此名），她因此被算作“黑七类狗崽子”；再加上她在校期间专业课一直门门俱优，“四清”运动中便被目为“白专典型”，“文革”以来换了个新名目叫“修正主义苗子”；于是同学们都分配到了部队的医院、学校、研究所，她却被分配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是晋冀两省交界处一个穷山沟，地名峻极关。钟毅于抗日战争中、后期曾率部在峻极关作战，知道那里不仅地形“峻极”，而且穷极、荒极。小曼在那里，日子当然不会好过。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当苦行尼姑也比蹲监狱、当“反革命”强啊！在“野猪林”时，每当提审中问及钟毅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时，他就感到有口难言，痛苦异常。确实，他的全部亲属中几乎已经找不出一个“好人”。唯一的例外是小曼，她是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直到今天，至少从字面上说，这仍然是一个正面词汇，因此

也就多少能给钟毅一点儿欣慰之感。所以，当他获悉女儿回到北京的消息后，不是高兴，而是惊愕。

“回北京做什么？”钟毅急忙问道，“看病，还是住住？”

“调回北京，安排工作啦！在一八零五所当研究实习员，是王浑批准的。”

“是吗？”钟毅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个批法？”

“有人提出要小曼到一八零五所工作，王浑说：可以！打个报告来，但必须用钟毅的名义……”

“糟了，”钟毅一拍大腿，“准是圈套！”十有八九，王浑是想把钟毅剩下的唯一亲人也弄到什么陷阱中去，最低限度可能是在下次“反复”中给钟毅扣上“破坏上山下乡”之类罪名——不错，肯定是这样！所以，这半个月中钟毅一直忧心忡忡，并多次动员女儿回峻极关去继续走“革命化道路”。

此外还有韩霜的事。韩霜当过省卫生学校校长，文化革命开场以来她成了蔡兆棠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因此被划归所谓“二十一种人”，此外还是顽固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干将和“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黑爪牙；这后两项帽子合起来便叫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丈夫受到军法管制，她则被关在学校里。后来她逃走了，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不知去向。听说她到过西安，有人在一八零四研究所职工医院里见过她。钟毅和贺怀谷跑到位于西安远郊的这个研究所，没能找到韩霜，却意外发现傅鹤正在这里“劳改”。一八零四所是十八院下属的气象研究机构，对外称“西安大气物理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傅鹤本是十八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住在北京，不知怎么竟被弄到这儿来打扫厕所。据傅鹤说，职工医院院长是韩霜的老战友，韩霜确曾来往过一阵，后来被人认出，再度仓皇出走，据说是到北京“上访”去了。

北京比西安大得多，要找到韩霜就更难了，只得慢慢来。然而，要找到肖洁——女列车长肖静的妹妹——该是手拿把掐、毫无问题了吧？一九零九所是十九院下属的研究所啊！刚回北京，钟毅便叫金震亚打电话问问。一九零九所回答：“这儿没有什么肖洁！”钟毅恼了，亲自打电话，才得到一个“肖洁调走了”的回答。

“调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混蛋！”钟毅院长火冒三丈，一拍桌子。

“报告院长，”对方是一九零九所政治部主任齐祥，为人历来谨小慎微。此刻，他低声下气，嘟嘟哝哝，“报告院长！我，我们确实不知道她调到哪儿去了……”

“哪个单位来调她的？”钟毅压住火气。

“空军，空军一个什么几零几部队……”

“空军调肖洁去做什么？”

“说是培养喷气式轰炸机女飞行员……”

钟毅打听了一下，空军当时并没有培养女飞行员，尤其没有培养什么“喷气式轰炸机女飞行员”。他派金震亚去一九零九所查阅那个空军单位的调令，奇怪的是，那调令的原件当时便被原单位收回，只留下一份调令措词、编号和签章的记录。更奇怪的是，依据这份记录去调查，空军的答复却是“我们根本没有这么个番号！”

“难道是海外来的特务把人弄走了？”钟毅开始这么揣测，并产生了惊惶之感。一九零九所专门研制敏感元件，在我国空间事业的电子技术和自动控制领域中举足轻重，而肖洁又是这个研究所情报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国内外敌人对这一切是不会不感兴趣的。

然而，紧接着金震亚便向钟毅提供了好几条线索，说明在十九院系统还有另外一个姑娘，在整个国防科学院系统更有不下四、五名女青年以同样方式“失踪”了。钟毅感到震惊。这些失踪者中的多数并不接触机密，其体格状况也与“女飞行员”沾不上边，倒是与文工团员似乎有些缘；文化程度都较高，专业和职务差异极大……

“这是怎么回事呀？”钟毅百思难解，便打电话给王浑。

“我知道，知道。”王浑的口气显得不耐烦，“空军有一个绝密计划，要选拔一些人——我说钟毅同志，你是知道空军的特殊地位的；涉及他们的事，你呀，最好就别管啦！”

空军有一个什么“绝密计划”，其重要程度能超过以国防科学院为主体的，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的“LWY工程”呢？钟毅愈来愈感到蹊跷。在一次见到周总理时，他汇报了一批女青年失踪的情况和自己的疑虑。

“哦？”总理略显诧异，但旋即恢复了正常，点点头：“再发现类似情况，都向我汇报。不过，要注意……”

“要注意”些什么？总理没细说，但钟毅觉得自己是领悟了的。

“喂，听着，”他在电话中冲齐祥喊道，“我迟早会到你们那儿去的！”

“哦哦，您，您来有什么事吗？”

“我是管你们的，有事没事都可以来！”

总理指定钟毅直接掌握落实专家政策。他在会议上对钟毅说：“你不仅是参谋长，而且是司令部党委第一书记，当然要主持司令部的政治领导；此外，你还以副总指挥身份参加临时党委常委班子。你要以这些身份和权力，不仅在军事、技术、业务领域

拿出第一流的成果，而且要在组织、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也做出第一流的成绩。‘在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宝贵的’。我们这些年来又提出‘人的因素第一’。你在业务和政工方面，都需要注意立脚点是‘人’！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在王浑、雷若飞们听来，总理这番话不仅是对钟毅说的，尤其是对他们说的；不但是说，简直是“做”，是“下手”了！参谋长不但管业务，还管政工，那还要他们这帮人做什么？！让钟毅把“人”、把专家们全抓过去了，他们不全成了光棍吗？他们在“LWY工程”中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嗯？！……

不管王浑、雷若飞们怎么想，反正钟毅临危受命，大权在握，回到北京的最初十来天便将绝大部分精力倾注到“人的因素第一”中去了。汇集到他办公桌上的大堆案卷，都是多年从事空间科技的一些著名科学家、工程师和崭露头角的中年专家的档案，其中大部分人他都认识。他明白他们都是正直、善良、颇具才干和天赋的人才，在各自岗位上也都堪称勤奋有为；可惜“在劫难逃”，统统没能过得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现在，他们的灵魂、肉体、是非功罪乃至生前身后的一切一切，都一齐堆成白纸黑字，象嶙峋的太湖石般矗立在钟毅那张特别宽大的写字台上。

第一份档案是京华大学技术力学研究所张仲吾的。此人原任所办公室主任，后提拔为分管科研协作的副所长，近几年在悉心研究“科学学”；专业职称虽只是讲师，但极擅运筹谋划，好几个科研难题都是在他的组织推动下高速攻克的。张仲吾解放前入党，曾被指派打入国民党政府，当了三个月“副保长”。按《公安六条》规定，凡在反动政府中担任保长（包括其副职）以上职务者，都属“二十一种人”。于是，原办案五人小组给张仲吾戴上“二十一种人”帽子，开除党籍，交本单位群众“监督改造”。而批